履痕处处

洞庭渔火

谈雅丽

每一个黄昏都不尽相同。今天傍晚，仿佛全世界的水都汇聚到了洞庭湖。我家乡的沅水、澧水也远道而来，那样清澈、无邪，义无反顾地扑进大湖的怀抱。

南朝范云有诗“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”，我略改几个字：“大湖浪如花，今朝涛似雪。”这便是我来时眼前的景象。

透过渔家酒楼那扇雕花的窗户，面对暮光中渐渐沉落的洞庭湖，我与大湖毗邻相对，近到可以看到它微笑的脸颊、透亮的眼睛。这令我多么欢喜啊！金色的暮霭正把湖面染成一个金灰的幻景，湖水熠熠闪光，湖堤灯光渐次亮起，这一切像一只驮梦飞行的鲲鹏。此刻深陷梦境的我，感受到了那双巨大翅膀上的颠簸。

在浪花跃起的湖水深处，我确信有江豚逐浪而飞。这传说中的微笑天使，它无与伦比的身影，让我着迷，无法自拔。我来过洞庭湖很多次，但只有两次看到江豚的经历，至今难忘。一次是在华容码头，那是一片碧水之地，我们听到吹哨人呼唤江豚的口哨声，看到巨大的挖沙场搬迁后保护起来的完整湿地，一丛丛、一簇簇初生的芦苇，碧油油、清凌凌，阳光打在青草长堤上，一群江豚在湖面跳跃飞起，天空湛蓝如洗，阳光洒下金点，那样的情景太动人心弦了。另一次是在春天的岳阳沙管局码头，风大浪急，我们裹紧了衣衫和围巾，浪花激烈地敲打着快艇。下大雨了，我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船舱外，紧盯着湖面，在江水簇拥起的浪花中，惊鸿一瞥，看到一只江豚露出了青苍的脊背，如一朵盛开的洞庭之花。

洞庭湖隐藏着多少神秘，就像人们心底里隐藏着多少不动声色的情感。

我们坐在湖畔，傍晚的湖水之色让人着迷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“流入”这个词的深意，仿佛我就是奔着这样的目的，不远千里，接近了生命最美好的一次缘起。我深爱洞庭湖，所以拼尽全身去接近这人生中不可能存在的幻境。我所亲近的是一万顷湖面。此时，洞庭南路——这条阅尽人间冷暖的临湖路，到处是喧嚣的人群，人们在赶赴一场洞庭渔火。黄昏中湖畔的薄暮向我们招手，我希望命运能更神奇，让一艘船带我们驶进浮光掠金的大湖深处。

我想起那些古老的夜晚，湖面上小船点着一盏盏耀眼的渔火，夜幕下的江面上，渔民们往来穿梭。小船排头挂着汽灯，燃着火把，流萤飞舞，渔歌阵阵，构成一幅迷人的夜猎图。洞庭湖上，这种延续了百年的传统捕鱼方式，原来就叫洞庭渔火。

焰火还未及绽放，但洞庭南路的灯火已逐次亮起。我跟随着你，也跟随着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与浪漫，一路行走。璀璨的夜灯让一切都仿佛飘浮起来。洞庭广场上，巨大的雕像——传说中的后羿拉满弓箭，射杀一条金蛇——演绎着人与洪水争斗的神话。我停下了脚步，看到头顶上的星空和月色，它们照射着不远处的岳阳楼。这座巍然耸立的名楼，因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而名扬天下。我想象着，范仲淹虽从未亲临岳阳楼，却借此楼寄寓了他关注民生的理想。而今天的人们，是否也会以此楼而心怀天下？

在广场上，遥遥面对着夜色朦胧的岳阳楼，我感到无助而渺小。我轻如尘埃的爱与悲欢，会不会在雾气渐渐笼罩时消散？

这世间，会有什么是永恒的呢？我们对生命的迷恋，对美好事物的痴心，会不会都将如洞庭湖边的沉钩史料一样，随雨打风吹去了？但以这样的方式接近大湖，我还是感到一种精神力量的生长。它是狂野的，生机勃勃的，仿佛大雨过后的沼泽，即将生长出整片郁郁葱葱的森林。

此时，洞庭广场上，辉煌的洞庭渔火正在上演。五彩灯河，鼓点激荡，一支刚刚离校的大学生乐队正热血沸腾地表演。我也曾像他们，拥有不顾一切奔赴河山的青春岁月。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被唱响，一种年轻的孤独被诠释，一份理想的渴望如盏盏渔灯，激荡起阵阵水花，更如夜空中繁星点点，映照着穿梭于湖面的舟楫船帆。

我羡慕可以尽情表达欢喜的年龄，尽管我感到了额头上的暮色。洞庭、名楼、古塔、夕阳、飞鸟、美食、月光、焰火……我想与同行的你一起回望：洞庭南路曾经历过怎样的过往、怎样的蝶变？

那时候，湖上到处都是往来穿梭的渔船，从湿淋淋的网里打捞起鲜活的湖鱼。这座鱼巷子藏在湖畔，曾是岳阳这座城市繁华的原点。清晨的鱼巷子，满盆满盆的鲜鱼肥厚鲜活，鱼儿摆尾扑腾出的水花声激活了沉寂一夜的小巷。从早晨开市到夜晚歇摊，巷子里人来人往，买鱼的、卖鱼的、闲逛的，各种口音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从南边的街河口到北面的南岳坡，停靠着上百条帆船，有下江船、川江船、宝庆船……巷子两边，老字号的鱼档、布店、食馆、戏台、茶楼林立，三教九流云集，青砖院楼鳞次栉比，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。

现在，我们走在变迁后宽阔的洞庭南路上，曾经车水马龙的一切都已消失于洞庭湖的雪涛中，仿佛是我和你一起经历了沧海桑田，只余下这个傍晚的黯然销魂。

沿着洞庭南路，我们一直走到古老的货运码头。那里不再有机器的轰鸣声，实际上只剩钢筋水泥的骨架。曾为湘资沅澧四水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的主要港口，已经整体搬迁，这里成了岳阳港工业遗址公园，以滨水休闲体验的形式延续着逝去的码头文化。我的脚触到了青草地，郁郁的青草摩挲着我的脚踝，也抚慰着我的心灵。我身边是足球场，孩子们在青草地上奔跑。谁能在无边的星空下，平息我此刻澎湃的心跳？

“且就洞庭赊月色，将船买酒白云边。”为洞庭夜色标注文化印记的李白，早已羽化成仙。唯见一座接一座灯光灿烂的亭台楼阁，仿佛在演绎现代版的红楼夜色。在如梦似幻的光景里，我看到了远处的慈氏塔。记得古塔上有叮叮当当的铜铃，这座水边之塔曾提醒往来客货船舶：见此塔，便知已到岳阳城，已经航行进入了洞庭湖的浩渺烟波之中。

时光之箭飞逝，洞庭湖岸千枝玉兰绽放，万朵湖浪如雪，尽数融于这初夏的洞庭渔火之中。

荷风送香气 桑杨 摄

野趣

我家的“野蜂飞舞”

何明富

我家住在市中心城区江津路与园林路的交会处。

2009年春天，在楼顶空中花园的墙角，我发现了一株不起眼的藤蔓。那时花园刚动工修建，我正满心期盼绿意缠绕栅栏，不承想这株五月的锦已悄然而至。它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愿，纤细的卷须牢牢攀住栏杆，数年光阴，便造就了一圈浓密翠绿的围篱。

五月地锦的花朵细嫩微小，开在层叠的绿叶之间，算不上艳丽夺目，也说不上花香四溢，却凭着一份淡雅，常惹得蜂群驻足。清晨，成百上千只蜜蜂，“带声来蕊上，连影在香中”，绕着藤蔓穿梭翻飞。连绵不绝的嗡鸣声，初听时只觉纷乱，静心细品，竟是节奏紧凑、速度极快、旋律鲜明的天然乐章，如同无数琴弦一同奏鸣，自在悠扬。

彼时，女儿正在学习电子琴，虽卡在高难度曲目上，却依然勤奋练习。一日途经她的房门，快速、连贯的音符顺着门缝飘出来，鲜活灵动，那扑面而来的感觉，好似蜂群振翅的嗡鸣。正是里姆斯基·科萨科夫的经典名曲《野蜂飞舞》！那一刻，我突然发觉琴键间流转的韵律，竟和楼顶的蜂鸣声完美契合，都是生命力的快意舒展。后来，女儿凭借这支曲子，拿下了全省儿童组比赛第一名。

时光流转，外孙定居香港，苦练钢琴。去年征战星海杯全国钢琴大赛，他也毅然选择了《野蜂飞舞》。屏幕里，孩童的指尖在黑白琴键上急速跳跃，身影专注笃定，依稀复刻出他妈妈当年练琴时的模样。最终，外孙斩获一等奖。当外孙站上国家大剧院领奖台的那一刻，我耳畔仿佛又飘来楼顶藤蔓间熟悉的蜂鸣声，跨越山海，与琴声紧紧相融。

我家的空中花园，从来不缺大自然的馈赠。

除了终日飞舞的蜂群，冬天还有两位访客——不知道从何来而来的一只金黄、一只银白的黄鼠狼。这两位“黄衣大仙”，总沿着院墙轻快奔跑，见人便倏忽不见。我们从不设陷阱，权当它们是自然派来的“灭鼠专员”。

夏天，偶尔有蝙蝠闯进屋内。“福”的到来令人欣喜，但看到它扑棱着翅膀在灯下盘旋，又不禁为它的安全担忧。家人便及时打开所有窗户，看到它找准方向，如箭一般掠向夜空，顿时感到欣慰。想来是周边树林的蝙蝠家族，派它来“考察”这处花园的生机。

每日清晨，最热闹的要数那四个养着莲藕和睡莲的大缸。一群群麻雀、喜鹊、八哥早早聚在缸边，时而低头饮水，时而跳跃欢叫。喝完便在缸沿留下一圈细密的粪便。起初每日打扫时，多少有些烦恼，后来倒也习惯了，甚至生出几分乐意——听着它们扑棱翅膀的声响，看它们见人便呼啦啦飞上天的慌张模样，反倒觉得这是花园的“晨间问候”。我们给它们提供一方清水，它们便用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，给这空中花园平添了几分充满烟火气的生机。

如今，地锦早已攀至两米多高，凌霄、风车茉莉次第盛放。鱼池中，锦鲤悠然游弋；菜畦里，黄瓜鲜嫩挂刺，小西瓜圆润饱满，韭菜、香葱、西红柿长势喜人。我每日晨起在此打坐锻炼，养花种菜，自得其乐。

一株随缘生长的藤蔓，一群自来相伴的野蜂，一群清晨欢聚的飞鸟，一首代代传承的乐曲，再加上不请自来的黄鼠狼和蝙蝠，织就一条温柔的丝带，系住了三代人的欢喜与暖意。

人间最动人的《野蜂飞舞》，不必伏案刻意谱写，就藏在楼顶这片自在生长、岁岁相伴的烟火与幸福里。

桂海诗潮

美好在黄昏流动

方 严

一群鸽子飞过天空
带来一阵风，树叶轻轻一动

霞光中我们在傩仙镇的周边走
一路上，蔓草柔软明晰，灰雀叫声明亮

诗人们结伴在街上喝茶
孩子们在广场上踢球

谁的笛子？在吹着黄昏恋曲
果然是一首古老美丽的诗音

当所有的眼睛都向金黄色的旷野凝神
我却幻想成为晚归的农人

或者，是一顷金黄发光的稻谷
等待着天明后收获的镰刀

永恒的瞬间（外一首）

石 林

追 光

脚上沾着雨后墙角的青苔时
像拾起一块记忆碎片，便想起
星星即将要互相低语

而现在彩虹还遮住所有的思念
只有一个光点在闪烁，不停地
记录着永恒的瞬间

涟漪在夜空中荡漾
星星走过的路
是记忆的回溯
有我追随麋鹿的脚印
直到，影子化成碎片——
雏菊与雪花一起消融
山河里盛满血液
云霞在画笔下皴染
麦穗的果实变成金光
大海卷走所有沉默
留下无尽世俗的狂欢

拉拉渡的早晨 李桂 摄

踏游记

猕 猴

阿 伦

漓江东岸，普陀和月牙的七个山头，仿若人间七星。四周楼宇林立，红尘滚滚。公园里，河流、峭壁、岩洞、树林、沟谷、池塘、瀑布以及峰丛间的开阔地，成了猕猴理想的生活场所。山中的数百只野猕猴，分成五六个猴群，各占各的领地，各有各的猴王。大猴王领猴上百只，小猴王领猴三五十只。游客在公园里，从这种被列入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精灵身上，获得消愁、释压、解闷的体验。

城市中心，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，人猴何处不相逢。在月牙楼东侧通往桂海碑林的山径两侧，树木茂密，猴们在树间觅食、嬉戏、打闹。猴与人保持着距离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有足够的嫩叶、野果以及鸟蛋吃，就太平了。你会遇到猕猴攀援、吃食或飞檐走壁，甚至羡慕它们在树上优哉游哉，无所事事。人一闲就无聊，就生猎奇心，喜欢看把戏，而猕猴的每个动作和表情都生动精彩。为了近距离接触，大人小孩便带着花生、芒果、柑橘、香蕉、面包等美食来投喂。猴也精，毕竟是灵长类动物，虽智商相当于幼儿园毕业的孩童，但情商是与生俱来的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于是举手投足都友好。

在古代传说故事中，猕猴很早就效力于人。北魏农书《齐民要术》明确提出：“常系猕猴于马坊，令马不畏，辟恶，消百病。”马厩中饲养猴子，防止马匹感染瘟疫，并非乱弹琴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也有“系猕猴于厩辟马病”之载。《西游记》中，随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，本是灵性饱满的猕猴，在水帘洞被众猕猴尊为美猴王，后来学得一身本事，被玉皇大帝封为“弼马温”，谐音“避马瘟”。孙悟空后来得知是未入流的小官，于是打开南天门重返花果山。

可见，猕猴也有虚荣心，渴望掌声和喝彩。普陀山瀑布对面，有几个池塘，池塘边有几棵十来米高的歪脖子树，于是猴精们就在这里跳水，一个接一个地跳，潇潇洒洒，动作娴熟，总是啪的一声响，伴随浪花飞溅，是真的没有学会压水花。人有免费的跳水演出可看，格外高兴，感慨猴技不如人，人类有智慧加持，是幸运的。

城市公园里的野猕猴，从哪里来？我记得最早见过的猕猴，是20世纪80年代，老师带我们去七星公园春游，在动物园里，见到了被关在网格空间里的猕猴。据说，猴们今天跑出去几个，明天跑出去几个，久而久之，繁殖起来，成了占山为王的野猴群。

我有时经过猕猴近旁，拍几张照片。小猴权当没事，有的顽猴突然瞪我几眼故意吓我。我总觉得山上大把食物满足猴哥，还是自食其力为好，所以从未想过带上好吃的讨好它们。在桂海碑林长廊看古碑，有次看到一只猕猴趴在石水缸上照自己的面容，它是否也有美丑概念？有次看到猕猴坐在石人石马上，让人联想到马上封侯的典故。有次看到猕猴坐在功名牌坊上，像是会动的雕刻。有回见一只猴穿过龙隐岩走进我的摄像机，它的四周大多是宋代的摩崖石刻。它要是识字，大约也会感叹古人留下那么多题刻，来来回回地被甲天下的山水陶醉。它往月牙山的小广寒走，我说猴哥等一下我，也不知它是否听懂，它走走停停，在襟江阁的栏杆上，我看见它坐在那里，便拍了许多照片，然后才走了，下回不知何时见，见了也不再认得。

猕猴学名恒河猴，得名于其模式标本采集地为印度恒河流域。在《起世经》等佛教经典中，传说恒河自天而降，先落到须弥山顶，再顺着山体流入人间。恒河猴又称猕猴，不知是否与神话逻辑里须弥山被视为恒河源头有关。

况味

美人蕉情

李明媚

每天清晨醒来，第一件事便是走向阳台，看种的花花草草。我想看看美人蕉的叶片又舒展了几分，昨夜含苞的蝴蝶兰是否悄然绽放，红薯苗有没有抽出新的嫩芽。

我的阳台不大，却种了各种花草，蝴蝶兰、美人蕉、菊花、芋头、红薯苗挤在方寸之间，透着鲜活的生气。我每天浇水、松土，望着一片片舒展的绿叶，心底便有种欢喜，有种淡淡的满足。

阳台最惹眼的，是一盆美人蕉。三株同栖在黑色塑料盆中，根茎青翠洁净，长椭圆形的叶片带着尖尖的叶梢，两两对称舒展，叶脉清晰分明，色泽鲜亮欲滴。中心的新叶还紧紧卷曲着，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绿笔，带着新生的柔嫩与韧劲，在晨光里默默向上生长。这一盆美人蕉，是好友涛赠予我的。

涛是我的党校同窗，同班还有民、倩、政和班长等人。往日我们几人时常相聚闲谈，后来大家忙于各自的事业，很少有时间相聚了。涛是一名古建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做的是手艺活，却生得文静秀气。前不久她发来微信，说自己的非遗古建筑传承基地迁到了美丽南方，邀我们有空前去小坐。去年一个冬日，细雨霏霏，天透着阵阵凉意，我与民同学，一同前去探望她。

她的庭院开阔雅致，池水清浅，假山错落，几尾金鱼自在游弋。满园花木长势喜人，美人蕉亭亭玉立，玫瑰、月季依次盛放，各色菊花点缀角落。院中还开辟出几畦菜地，芹菜鲜嫩，白菜葱郁，满眼皆是生机。涛笑着说，工作疲惫之时，侍弄花草、种种菜，便是放松的最好方式。得知我也喜爱花草，她当即要移栽几株花木送我。

雨丝细密，轻轻落在发间，她戴上手套，取来空盆，先在盆底垫上松软的土，再拿小铲，小心地从庭院里挖起一株长势正好的美人蕉。她动作轻柔，护住根部的泥土，将植株栽入盆中，轻轻压实四周的土，又细心地浇上一圈水。随后，她又从菜地里挖了几株青翠的青菜，一一栽入盆中，然后环顾四周，见一丛菊花苗茁壮，也细心挖起，种好，赠予我们。

我们就在微雨里说话，看她俯身栽花、填土、轻扶枝叶，动作从容温柔，想来她潜心钻研古建筑、雕琢木作纹样、修缮古建构件时，也定是这般静心专注、一丝不苟。雨丝无声，花开正艳，菜色浓绿，寒意被这人间暖意驱散，只觉满心都是清浅诗意。

带着花苗与菜苗回到家中，我每天浇水，满心期盼它们能好好生长。可没过多久，不知为啥，盆里的青菜慢慢枯萎，原本挺拔的美人蕉也骤然失了精神，茎秆弯折垂落，叶片发黄卷曲，无力地耷拉下来，最后渐渐腐烂，融入泥土。

空荡荡的花盆，在阳台沉寂了整整一个冬天。每次望见它，我心里都满是惋惜，也暗自遗憾辜负了朋友的一番心意。

时光流转，春天来了。一个清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沉寂许久的花盆里，悄悄探出一抹嫩绿的叶尖——竟是美人蕉的新芽！惊喜瞬间涌上心头。没过几日，第二株新芽破土而出，接着第三株也慢慢冒了出来。嫩芽一日日舒展，慢慢长成如今亭亭的模样。

我这才恍然，即便枝叶凋零，深埋在泥土里的根茎，依旧在默默积蓄力量，悄悄孕育新生。就像这份同窗情谊，纵使平日少有往来，却从未淡去。生活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，只要心怀期许，平凡的日子里，生机总会悄然生长，温暖也会一直相伴。

一盆美人蕉，连着一段情谊，也让我读懂了生命的坚韧，守着暖意，静待花开。